

纸上传声,听见世界

洞口县第三中学 丁锦

第一次注意到小雯(化名)时,这个女孩坐在窗边。我让她诵读第三段的内容,她却低着头,手指抠着课本边角,发不出清晰的音节。

教室里响起细碎的议论声,那些声音就像细小的针,扎得她耳根通红,眼眶也渐渐湿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的世界较其他人更安静些——左耳戴着助听器,右耳时有嗡鸣。父母离异后,她跟着奶奶在山坳里长大,高中英语于她,是纸上跳动的陌生符号。



感悟

一场游戏里的育儿启示

赵瑶

在“家长游戏力培养活动中”,我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游戏:一人当“司机”,牵引戴着眼罩的“乘客”在黑暗中行走。

当导师特意将一位妈妈留在原地,隔绝所有帮助时,我看见她双手微颤、茫然摸索的样子,心里一阵揪紧。游戏后她哽咽着说:“虽然知道是游戏,但被抛弃的感觉太真实了,我在黑暗里站了好久……”

这话让我想起女儿六岁时,我第一次带她去单位。忙于工作的我让她自己去上厕所,她却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去。我不耐烦地甩开她:“大白天的,自己去。”

结果她在办公室门口蜷缩着哭泣:“我怕找不到妈妈了……”原来,办公楼的回形走廊对她来说就像迷宫。她的“不乖”其实是求救,而我却用训斥回应。

直到我戴上眼罩成为“乘客”,才真正理解了女儿当年的恐惧。黑暗中,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,全凭那双牵引的手指明方向。即使牵引暂时消失,我也不慌张,因为相信那双手一定会回来——这就是信任的力量。

这场游戏让我明白:孩子就像“蒙眼的乘客”,需要父母这位“司机”的耐心引导。当他们面对陌生环境时,我们的陪伴就是最大的安全感。

如今,我学会了站在女儿身后做坚定的支持者,用行动告诉她:“这个世界是安全的,你是被爱着的。”

我们无法永远牵着孩子走完每一段路,真正的安全感,不是永远不跌倒,而是知道跌倒后,一定会有人扶你起身,陪你继续前行。

那天课后,我把她叫到办公室,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粉色小本子。“以后每天我们用这个‘说话’,可以吗?”她别过脸去,但我还是瞥见她眼底漾着浅浅的泪光,像天上被云儿半遮的月亮,朦胧却明亮。

我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“笔友”。多日后,随着空白的纸页渐渐填满,她第一次鼓起勇气走向我,低声说:“丁老师,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?”我内心泛起丝丝喜悦,接过她递来的试卷一一分析。看着她的笔尖在纸页上反复勾画,我仿佛看到月亮缓缓拨开迷雾。

从那以后,她每天都会来办公室问我问题。每次答疑结束,我都会在粉色本子上为她写下

一个知识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密密麻麻的字句挤在一起,像春天里攒着劲儿冒头的嫩芽。

高三毕业那天,她把那个微微卷边的笔记本递给我,轻声说:“老师,这里面装着的,是我终于能听见的世界。”

后来,我收到了小雯自远方寄来的信。信里写道:“您用笔记本填满了我迷茫的高中,为我搭起了通往世界的桥。”据她介绍,她在大学里加入了手语社,还成了校园广播站的“声音志愿者”。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,教育并非单方面的给予,而是一场温暖的共振。只要我们愿意俯身倾听,每一颗心都能发出独特而明亮的声音。

拾芬

印象



何嘉丽/摄



童年放牛

平江县向家镇新石小学 赵光

小时候,我是个放牛娃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牛。在买不起耕田机的年代,牛是犁田耕地的好手。天刚亮,父亲就喊我起床放牛。我揉着惺忪睡眼打开牛栏,大水牛欢快地甩着头,“哞”地一声迈开蹄子走在前头。它总能凭着记忆找到来过的草地,这让我惊叹不已。

放牛就是看牛。父亲总叮嘱我牵紧牛绳,别让牛偷吃庄稼——田里的禾苗是乡亲们的命根子。水渠边、田埂上水草丰茂,是理想的放牛场。牛低头啃草时,我便蹲在田埂捉昆虫、捏泥巴,或是静静看着太阳爬上山头,听鸟鸣枝头,望炊烟袅袅。

最快乐的是和定子、站仁他们结伴放牛。我们把牛群赶到竹公山坡,任它们悠闲吃草,自己便钻进树林捉迷藏、掏鸟窝。有时溜到双全爷爷的菜园偷黄瓜,或是用竹竿敲打他屋后的板栗树,山坡上总是回荡着我们的笑声。

累了,我们就躺在草地上咬草根茎,看牛儿悠闲地吃草。站仁常给我们讲故事,虽然翻来覆去都是老掉牙的段子。有次我们嚷着要听新故事,他黑着脸说:“新故事还在屋里,没发芽哩。”惹得我们笑得在草坡上打滚。

秋收后,田野成了我们的乐园。牛儿在空旷的田里自在走

夜晚,儿子捧着棋盒跑到我面前,眼睛发亮:“爸爸,下五子棋吧。”

塑料棋盒里的黑白棋子泛着温润的光。儿子把黑棋推给我,自己留了白棋。

“黑先白后。”他自信满满。我在天元落子,“嗒”的一声在夜色中格外清脆。

他学着我的样子蹙眉,将白子紧挨着放下,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大事。

起初他只会亦步亦趋地跟着。眼看我的黑子渐成攻势,我盘算着如何设个不着痕迹的陷阱。果然,当我故意在远处落子,他立刻跟上,待回过神,我的四子已成连珠之势。

“这盘不算。”他撅着嘴重摆棋盘,“这次我先下。”

第二局他先落子,却依然破绽百出。我耐心周旋,正要终结棋局时,他忽然“啪”地落下一子——角落里几颗散落的白子竟因此成了活三。

“哟!”我忍不住惊叹。他笑得眼睛弯弯,满是发现新大陆般的欢喜。

终盘时,一个绝杀的机会悄然出现。只要他落子关键处,我就输了。我看着他小手悬在半空,鼻尖渗出细汗,却没有催促。

他最终落下的不是制胜一手,而是认真思考后的选择。我点点头,也放弃了一击制胜的机会。

“刚才下那里,爸爸就输了。”妈妈轻声说。儿子看看棋盘,又看看我,忽然咧嘴一笑:“爸爸,你真好。”

这一刻我忽然明白:哪里是他在教我下棋,分明是他在教我放下胜负心,重拾方寸之间的纯粹。

往后他会在更广阔的天地对弈,但我想,他会记得这个夜晚,记得爸爸陪他下了一盘不在乎输赢的五子棋。

随笔

下五子棋

怀化市作协会员 林春

抒怀